常州府志卷之三十五

藝文

記二

明

常州府重建啓聖公祠記　　吳希孟

嘉靖七年夏天子開文華殿召執政大臣問治天下之要大臣悚息俯伏而對曰聖人在上從欲以治則天下罔弗治矣天子曰孔子明道爲素王後世封以爵位是臣其師非禮也其罷王爵尊孔子爲至聖先師復推尊聖父叔梁大夫爲啓聖公令天下建祠學宮然後天下

學宮皆建啓聖公祠啓聖公建祠我聖天子始嗚呼厚
哉孔子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我聖天子宗師之
復崇祀其父教天下以孝固隆重之大典也明典益百
八十餘年而天下之學始克祀啟聖孔子之有封號由
唐乾封迄宋金元二千餘年一旦始克正其師稱豈非
國家隆重之大典以俟聖人而後盡善歟常郡庠在郡
治右濱於城麓故多隙地窪側蕪宕前守建啓聖祠於
尊經閣後之左偏制殊逼隘歲遠風雨震凌頹圮榛莽
而牛羊之跡交矣我金侯前涖以名御史來守朔望瞻
禮愀然曰是何爰聖靈而作聖天子隆重之大典耶爰
鳩工掄材拓基易舊爲重建之舉首捐其俸幾十金以
助經營之役計幾千工無勞議焉其梓礎甃砌之需計
萬數無多議焉前有大門矣有儀門中有廣堂左右有
廡室計幾百楹界以墀路繞以周垣肇事於乙卯十一
月至丙辰夏六月祠成崒嵂閎穆焜燿輪奐無後議焉
守率僚屬多士再拜祠下欣然喜曰庶幾妥聖靈而昭
聖天子隆重之大典哉乃置一夫以司掃除博士戈君
中孚呂君泮陳君經綸李君繼偕諸生包子廷卿陳子
量吳子昱蔣子同言蔣子如京謁吳子希孟爲記戴侯
德也希孟極知陋劣義莫能辭乃稽首拜手颺言曰祀

以道舉治以化洽是故祠后稷者敦本也廟泰伯者辨治也況孔子刪述六經垂教萬世而叔梁大夫爲孔子所從生者哉侯以孝感郡以孝應僾然有見愾然有聞敢有不思其先者乎夔夔然就養無方兢兢然不寐有懷敢有不順其親者乎資父事君盡忠致身躩躩蹐蹐閭閭侃侃敢有不遵其道者乎侯之涖郡也即值倭擾且三年矣大軍屢至運道淤塞大旱赤地宿案山積侯廉勤律躬人儗諸清獻嚴明爬弊人儗諸孝肅禱賑存活人儗諸富鄭築臺治兵鎖鑰關禁安攘大著人儗諸寇萊韓魏若夫愛民逢上官之怒執法堅獨得之見虐富謀勇遇之皆失子輿氏所謂不淫不移不屈毅然大丈夫者侯誠有焉侯蘭溪人名豪字文典別號前淙登甲辰進士爲仁山先生之裔其道學有原故能特舉隆重之大典治郡卓異云時嘉靖丙辰仲秋

義田記

吳寬

自宋范文正公置義田以贍族人蓋五百年於此未聞有倣而行之者彼力之不足者同不能行其可行者亦不能行焉竊歎夫仁心之在人未嘗或忘雖大馬異類猶念之況人爲吾同類乎況人爲吾同所出者乎使於其饑寒死亾畧不之恤則其心頑然不仁而亾之久矣

是可以爲人乎夫其待乎同所出者如此況望其施於同類之人乎又望其施於異類之犬馬乎然此心人固有之於其饑寒死亾亦有能恤之者特出於耳目之所見聞發於心思之所感觸施於此或不及於彼施於前或不及於後未有置爲贍族之具立爲常行之法期其子孫世守如所爲義田者此則范氏獨能行之其制美而周其惠久而厚其心之仁常存而可衍信乎能倣而行之者豈非賢於一世之人哉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徐公常之宜興人也族舊且大自公之祖父嘗顯於仕而世治田業不絕公少時登甲科入翰林已受敎於其先漁隱府君有意於義田之舉奏及公居內閣位三公而天下爲已在旦夕裁決庶務勞躬盡瘁以副天子倚任之意無暇顧其家益至是祿賜益厚終不欲私以自奉也一日其弟時望自宜興至公曰義田其成矣乃相與議之議成俾其叔子元相專理其事既又慮他日之或廢也特奏請於朝下其事於郡縣有不如規約者得官法治之所以維持之者甚至元相既謹奉敎則復使人來請以文載之惟范氏義田當時有錢公輔爲之紀敎事有法後世猶相傳誦寬何人而敢與此固辭不獲乃爲强書之夫田養生之具也不

可一日而無者也惟其可以養生而爲利也人故爭之雖以成周之世虞芮之君不能免此況後世之薄乎蓋其弊皆起於自私爲國者既不井授於是兼併之俗日成親睦之風日息彼疆此界校及寸尺苟不奪於人則已賢矣安望推其所有及於族人不論其親疎不量乎久近自其身以至其子孫概使其獲濟而無饑寒死亾之憂不尤賢乎夫義之事仁之所寓也仁義之道非夫人不能行也元相在子弟中其才既足以理此其亦謹其收歛均其散給以無負祖父之美意嗣而掌之者皆得其人雖至百世可也義田若干畝其規約有錄此不

釐正學田記

蔣瑞卿

江之學有田曷始自嘉靖壬辰攝縣事郡佐餘姚石峯官公贖金購田始繼而邑侯海寧少滇董公復增益之漸擴而至於今者也學有廩矣而又設之田者何廩拘於額制也田則收其歲之所入儲而餘其士之貧者數不限也私也夫如是則其來舊矣而釐正者何田散隸鄉落舊有佃戶業之團保總之者民會計而歛散之法久而弊緣習爲奸幾於牢固而不可窮詰肥瘠變更則業侵之編戶新舊逋負則業漏之私家兼之乾沒於其

中者又比比焉士之不得蒙實惠也蓋數十年于茲莫可誰何前任學師淳安古泉汪先生嘗憤之欲一釐正莫有任事者遂賫志以去歲萬歷丙子永嘉觀溟陳先生錢塘養吾陸先生莆田近洲彭先生來典教事相顧謂曰田不釐正雖多無益也乃請之邑侯丁先生丁侯浙之餘姚人素稔斯弊遂檄陸先生而責成之尸廉士之幹直有聲者徐生大來邵生文孫與之偕履田畝而覈之必慎必恪其陰據爲己業者奪而還之雖豪猾弗貸也相地肥瘠以定其租較民賦更從寬減俾官民兩獲所利也乃又著之文繪之圖昭然若指諸掌計其田共一千三百一十五畝有奇每歲計其租之值官給印照令佃自行輸納而革去者民仍申督學命永遵守昔之所謂侵者逋負者乾沒者數十年牢固而不可窮詰之弊一旦剛然釐正焉士始得蒙實惠而先生之功大矣諸士子欣然奉丁侯命俾予爲之記記成士有踵予門言曰田則釐正焉然昔貯之學今貯之縣是學無田也將若之何余曰不然學校之事患有司不加之意耳今加之意矣則申請之必以豫給散之必以時縣任其勞學享其成也他又奚患耶乃余竊有說焉余從諸生中與駿奔則籩豆之事十不能存其三稽典籍則經史

諸書百不能有其一且也學舍之頹落官廨之欹剝幾於不可收拾矣學有田千餘畝而其制跡陋若茲夫乃非歟縣大夫更加之意歲收其田之所入以其半餼其士之貧而美而存者十猶二三也申之督學使者時而葺焉則宮牆廟宇之制詩書俎豆之輝不有彬彬可觀者耶三先生亦未可默默已也余有感因記學田而輙附此并具其數於石之左

常州府修學記

孫繼皐

邊侯守晉陵者踰年則庶政具舉吏習民康吾黨士亦既斌斌嚮風矣郡治西百武故有學入我明來時巳時修時以人爲興廢先是孫侯卓侯曾侯應侯金侯施侯皆篤于學校其廣厲至意咸有成蹟勒諸學宮可攷也邇者閱歷既遠寢就頹塌月旦之廟謁先師暨日月省試博士弟子員見謂不蔽風日如露處矣蓋邊侯涖止而有慨於中云以爲晉陵古勾吳地延陵季子之禮樂存焉四方觀望是標是準是程是范於是焉繫豈其可今詩書六藝之府聲名文物之場鞠爲茂草而徒聞翩彼飛鶪集於泮林乎學實羣士而離羣以學則奈何稱夫子之牆數仞而士亦安得不爲異物遷也謂敬業何乃偕少府史公別駕王公李公尹公節推邵公籌畫其

事括緡六百有奇而王益以啓聖之費則下檄武進令桑君爲主計而責之成鳩工庀材曲盡綜理葢自殿廡堂齋以至廨塾庖庫暨一切作垣棹楔之屬靡不鱗次翼布奕然改觀矣是役也始事於丙申秋七月訖明年丁酉春二月而告厥成公藏不以財詘爲解傭作不以力疲爲勞而得煥焉復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亦唯是訏謨遠猶敎思所孚爲激勸哉事竣則以屬余爲記余惟天作之師實埒君親民生於三雄能廢敎令之受事者亦豈少視其官如傳舍藉口舊貫逡巡不肯作一錢事旦莫唯拱手俟遷去之爲計有則鋪張粉飾塗民耳目色澤有餘而實不足且時或跋胡掣肘牽於上下撓於左右害成作苦審是必爲國家者庠序學校不必設坐令庠虞之治飽食暖衣終比於禽獸然後可此豈爲蒙哉邊侯下車軫念於民即垂意於士鋭情於政即覃懷於敎而諸大夫亦復天假之合氣類相同不愆於如貫之誼我是以見崇文作人至惠也因心起化至誠也同寅協恭至和也諸所爲奉揚朝廷薪槱之化而大造於吾黨士者豈有量哉大都侯爲政無不由衷先嘗受海防簡命貳是邦而數年於茲德意不可毛舉也去之日士民遮留載道不啻免赤子於懷焉既十餘年而復

聞其來則又舉手加額如恐失之曰是吾舊君實能親民愛士而爲德於常也者斯其人又自可知已侯名有猷封邱人史公名起欽鄞人王公名謙烏程人李公名重新野人尹公名心周漢川人邵公名輔忠定海人武進縣令桑君名學夔濮陽人本學教授則邢君名懋敬黃梅人而訓導則李源濟李達魯仕仁鄭効力及諸生許九皐華夢麟曹徵壽等例當並書時萬歷二十年五月

閭江吳氏義田記

申時行

蓋先王之教民以義也則莫如收族收族之宗及乎食采受氏之家而止其法不頒於鄉然而人知惇睦俗化至淳者何也在周禮保息以養之本俗以安之爲之國比之法辨其可任與施舍者而均其力政爲之委積而賙其艱阨其以煦嫗一鄉之人勤而字之如其家也擁護乎翼惟恐傷之如其身也族是以聚焉而不分人是以有恒業財用相灌輸而情相縻係故先王施政不出鄉而衆著於合族之義矣王道廢鄉之教戒禁令舉失其職相保相受之法不足維其渙相賙相恤之惠不足固其存則有藜藿不厭操瓢而爲溝中之瘠者使人易亾其業而輕去其鄉夫安得聚族而食之自聚族之難

而人始益私其族即有施予振業罕有推而及乎族之外者嗟乎古之爲其鄉與爲其族也上無擇仁而下不自名其義是公之也而後世別族於鄉人自爲施家自爲養同閈而秦越之則猶私之也斯亦古今之變然歟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夫居今之世有能推先王之法厚恤其鄉以庇其族者是亦三代之道而已矣吾師澤峯先生爲錫山著族錫於江南爲壯縣縣以時徵賦於鄉率名召其鄉之高貲著姓若仕宦者之子孫使爲之長長賦之家率不勝病先生恒自念曰夫鄉賦一歲而更役役不再二而中家以上大抵皆破是空吾鄉也吾族數千指吾能軫其寒饑而衣食之與時且復受役與閭井俱敝是空吾族也鞫之不存毛將安傳吾爲德族盍亦爲德於鄉庶兩有濟乎則買田縣之上福新安兩鄉凡千八百餘畝自供稅假予貧民外歲入千石以什七歸鄉之長賦者命之曰助役其什三以贍族人族之貧者發者婚嫁喪葬不時舉者子弟不能就塾與爲博士諸生者升入太學及與計偕者資之各有率家之正卒力不能齎送者有貸別儲麥三百以待凶札必取盈焉無乏歲事其籍以畀族之嫻睦有行者俾攝行之因築室一區爲義莊顏其堂爲願濟曰所

以志也已而告其門人時行使爲記之行觀近世所稱義田則猶別族於鄉者而先生獨深慮其族之所不堪而急其鄉之所甚病施合賙恤之惠以溉於鄉縻係灌輸之法以聯其族世世相保垂利無窮非所謂三代之道公其義而不私者歟先生雖不獲大用然推是足以知先生之所存矣行故著其大都以示先生之子孫俾守義無替且以告夫吏茲土者使矜式焉先生姓吳氏名某仕爲太子諭德歸老於家稱鄉先生云

增置學田記

顧大章

大中丞徐公之撫吳也噓枯振槁沾恩溥洽直指房公之按吳也別蠹釐奸仁風遐扇其嘉惠文學廣勵生徒蓋並爲孜孜云歲壬子吳郡丞許公司榷事峻潔無染以其羨六千金上諸兩臺兩臺曰是可以爲學校計乃分給郡邑增置學田爲諸生繼膏燭振貧乏其在常之郡庠剖得二百六十金署郡事司理王公又出贖鍰四十餘金佐之市得腴田壹千六畝屬吏郡教授顧大章奉檄紀其事章竊惟士不可無養也尚矣而今爲甚古者人家百畝預二年之畜其秀民之能爲士者蓋未嘗以俯仰累其心也國初慎學校之選郡不尚四十人州及縣遞減焉無非儲諸官者士當其時羣聚而州

處日惟辨志敬業期無憾而卽安亦何事憂及口腹哉
嗣後人文日茂詔郡國廣置弟子員不計名數其最盛
者溢原額幾數十倍以故官不能盡廩而士始有患貧
之累迫於今民生愈窘而貧士益困至有婚喪不舉餬
口不繼引分者病瘝罔雪而莫之援鶩利者逐臭附羶
而莫之禁嗚呼衣食足而後知榮辱無恒產而恒心可
槩望於今之世哉郡庠舊有田四頃貧士之望賑者歲
不下百人恒苦非給者目擊而弗敢請自郡守杜公捐
俸緝學宮更羅合郡名士與司理公時加訓課士無不
欣欣自勵茲又重以兩臺之德意用以資困恤絕垂之
永久爲爲後者其感歎揄揚宜何如也昔文翁化蜀而
長卿名世吳公涖河南而賈生憤發當今世而不以貴
馬兩生自命者非夫也敬拭目俟之矣徐公名民式濟
城人房公名壯麗安州人時萬歷癸丑端月

忠義祠記

陸簡

嗚呼天下當無事文臣因爵以效謀武臣因賞以效力
區區各事其事以自見于承平之域者夫人皆能之而
世之所賴不是係也至於乾樞坤軸顛倒失位皇綱帝
紀撼頓靡遺舉天下之大而日入於乖刺不支廼有六
七孤臣僅恃一隅奮其霜厲氷堅之節以力挽夫風靡

景從之執率羸憊就盡之卒以抗彼全盛日進之師庶幾於一旅以復國卒之事不就緒併命一死以自獻於先王而遺亾國以光烈嗚呼可一日而少斯人哉當夫宋室既衰天下遷夷元兵東下江關不守德祐乙亥十月兵自沙武口徑渡至馬洲將再攻常朝廷起姚公嘗知州事命將軍王公安節將兵雜守之復起陳公炤爲通判以佐時胡公應炎之在州也公復署爲節度判官四人相與殫智奮力誓以身徇城全忠義以効國調粟繕械厲士募兵苟得爲之不遺餘力食且盡城且破外招諭百端堅不聽方我紙獲晉於盂若湯餅狀以示食樹木柵周於內以傳城待援於平江既而文丞相遣將赴之麻士龍戰沒於虞橋尹王戰於五牧與其麾下皆沒而城中益急矣管轄徐道明天慶觀道士也亦決策於姚公公曰守之不獲死而已道明出諸其徒曰姚公欲與城俱亾吾屬得爲義士矣及兵至城下復招降之舉城無一人從者明日城陷嘗死之炤與安節應炎猶斂兵巷戰未幾被執皆罵虜不屈既武進尹包圭相率死之屠其城道明與焉又考高宗建炎巳酉金人入義興巡檢方允武率土軍與敵戰于榜嶺村亦死王事宋前百餘年死金之難者惟李若水一人死元難者往往

而有然皆合天下而屈指也無有區區一郡忠義所激不期而會赫赫爲茲土光若諸公焉嗚呼壯哉文丞相以詩弔常而曰常州古睢陽郡也然睢陽之城堅于常州張巡之將閒于姚嘗德祐之統削於天寶祿山之兵陷於蒙古而諸公殉忠義死王事較然不欺其志無少媿於彼焉然睢陽後世廟食不廢而諸公迄今未知有祠之者遂爲曠典昔李懷光叛士猶有一軍陷於不義爲之慟哭者而一郡殉節獨不知所推崇寧不媿茲土乎成化戊戌予與貳守栁君宗疇言之栁君曰於先生有太史不諱死節之美有風厲鄉人之義于朝廷得勸

臣節者之道一來而俱得焉又豈獨於吾職爲當急哉尋命忠節道士曰丁惟真者間其隙地數畝構堂爲予之祥祠民間遂回若于畝以待惟真使籍其田之收入以田守而時修之自堂徂門凡爲屋二十楹規制畧倣主以姚公而王公安節以下皆從與享之列他日有因是請于朝登祀典以光烈我諸公而使民知所嚮往者亦廢禮存羊之意也嫌微簡爲之記

施觀民

重修東坡先生祠記

予既分祀鶴山東坡而記憲山祠矣僚友素宇任君邦賢謂予曰二先生德業文章炳炳宋室誠所謂美言可

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也夫既同新其祠記胡可以獨缺
予惟東坡以蓋世之才負不羈之行遊謫所至名山大
川歷覽幾徧而於陽羨獨寤寐不忘焉觀其乞居宜興
兩疏情詞懇至乃知先生之神無一日不在荆溪上下
則世祀於常固宜予聞其在宜興也以五百緡買宅一
區夜聞老嫗之哭竟返其券而不責其值蓋終身無容
膝之地客死郡城顧塘橋道旅以斯高義卓行視身所
經營者且棄之如敝屣矣況身後之崇軒采椽又何足
爲有無哉然則斯祠之新吾守土者崇報之禮實然要
非先生所急焉予又聞先生嘗神宗朝與伊川議禮不
同而二氏在朝門徒互相抵訾致有洛黨蜀黨之號則
其往之過也於二先生乎何尤夫龜山不稱程門高第
哉黨議方興日講學建劍首陵間未嘗有一言及者則
公與東坡同無幾微憾也乃同以遊寓之跡爲邪人士
所景仰同祀于西城閶今雖分爲專祠而勢相密邇僅
隔步武許精神聚會之間追祖往事奚啻如夢蕉鹿亦
足發一笑矣嗟夫世衰道失士不以懷居爲耻苟可以
美其宮室者雖能不受嘑蹴之食竟於無禮義萬鍾甘
昧隱忍焉而以勢利相濟者即一言不合至於落井下
石不少顧惜則傾危之俗所由來者舊也先生困躓於

時轉徙南北以詩酒山水自娛視身外之物畧不介意雖與伊川不合亦一時論議意氣耳未嘗有互相傾陷如牛李輩所爲者其度量卓越於人不既遠乎故由前觀之則高堂數仞崇當身之奉者可以愧矣由後觀之則符計相攻結當身之怨者可以已矣是則先生之行足以師世範俗於方來者爲可記也任君以予之言有裨世教因鐫之石以示乎聞先生之風而興者永爲楊氏世守云

張止齋先生祠堂記　高攀龍

祀張止齋先生者報功也先生諱翼字飛卿長七尺戟髯廣顙面如頻玉目如曙星爲人倜儻尚氣節與人談見不循理者無貴賤輒面折之有汲長孺風元季羣雄並起東南鼎沸先生隱居讀書不求聞達會高皇帝命中山王徐公達攻克蘇州執張士誠其部將莫天佑猶固守吾錫徐公遣豫章侯胡公美率兵圍之徐公再遣使諭降而輒斬其使公怒使人曰日暮城拔即屠之先生曰事急矣入說天佑曰國家福天佑沉思良久脫兜鍪抵地曰如君議先生即出見豫章侯乞全萬民侯見先生狀偉而辭辯俊敏遂許之城降兵不血刃市不易肆則先生一說之力也迄於今二百六十餘年

生生相禪於無窮孰非先生所遺乎記曰法施於人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先生既以子籌官大宗伯受封子孫蕃衍如大參公澄齋吉州公伯可及諸俊髦皆先生裔可謂食報于天矣雖父子並祀學宮而未有專祠舊置木主於東郭小庵而享祀弗及等沒於榛莽奉常陳公志行見而扼腕因爲創祠未得其地會有羽士周裔元者毅然力之相度洞虛宮門內隙地而經營之吾黨嘉其志事各捐資倡爲請於侯門令裔元聚材鳩工建堂三楹內奉俗明以徙而西向其戶裔元復改向離明祠益炎壇中奉先生神位以徐公吉火公丹赤配

饗焉吉字仲祥當時與先生同說天佑丹赤爲周思文養子從行而死事者也並祀允宜祠成于天啓甲子三月不佞與志行及少司寇嚴公有儀學憲鄒公彥吉少司空葉公參之少宗伯周公仲覲等共釋奠於先生不佞爲之記而告於邑人曰三儕皆先生所生也慎勿負其生以負先生

承賢橋記

高攀龍

錫城中有箭河九逼者一而已無論形家言凡河渠疏則靈氣鬯如人身血脈然則湮塞所從來久民居踞之不可問惟在冉涇里者計丈百有三十而通者且百

有十是爲文莊公邵二泉先生故里先生亟欲蹤之尼於里人不果特爲陰渠石甃之以通於所謂弦河者葢先生之寄趣遠欲二泉震澤之派沿洄旋匝於吾前以爲快也先生既殁垂百年太學尤君時純居先生里中既然念曰是先賢之志也夫吾不可以不承乃捐其樓居二十有一楹鑿爲河河成而橋之請名於余余曰是惟二泉先生之志謂之承賢可矣太學君曰橋之至於河也其地爲河者若干爲陸者若干具有籍子其志之庶可永也予曰噫事其有可知者乎夫以二泉先生之賢也又貴重也曾不能以尋丈之地得之里人而其志遂尼何也語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即以父兄之命其子弟有弗克承焉今先生之沒垂百年當年一念渺乎若逝水之無踪而君忽承之又何也皆事之不可知者也則由此而之陵谷之變又焉可知乎雖然其可知者固在也夫以先生之賢也而君承之誰其甘爲不賢者而復湮之果其甘爲不賢者是人之最賤也世之所共惡也或擊之矣是可知也是役也邑侯同生許公實主之故莫或有尼太學君之義而卒告成事侯名令典海寧人

西定橋記　　秦金

無錫城西有梁溪焉濶百餘步當水勢衝漫風雨寒沍涉者病之其北接運河南通震澤延袤曠直屢有盜患舊常設鍵再葺再壞有議創建石橋以爲民防莫有唱而任之者南安鄭侯普初令是邑聞而往觀則嘆曰此吾有司之缺政也不可不圖於是請於前後巡撫都御史益懇弗瞥始北湖侯公位實允其議檄縣計資厥有成數嗣是省齋陳公克宅又命郡守應侯櫝覆計惟覈至石江歐陽公鐸遂命以董河夫役銀充之其督理之責則授于縣丞某命維時兵備憲副李君士允王君儀相繼有事於本利申飭加篤而工功告成其制凡爲洞五高若干尺廣若干尺長若干尺閉以浮柵晝啓夜閉其頂則搆亭以便登覽壯偉完固巍然爲一方望鄭侯名之曰西定堪與家謂節宣聚氣於人財物產蓋有益云南昌萬侯虞愷來知錫事樂覩厥成乃於橋坡立亭礱石屬余爲記予惟利涉禦盜斯橋之係於邑治大矣前乎此者非不知其爲急務也或限於財力之未充或沮於嫌詆之欲避則橋孰成之茲役也明見有斷洞悉民隱周旋規畫俾費不瀆民勞不厲農可謂從政之體要已是故君子謂石江諸公有協恭之體焉鄭侯有保惠之實焉萬侯有樂成之美焉橋其永爲斯民之防乎

良有司因橋有感一邑當興之利將次第修舉吾於是蓋有餘望焉爾矣橋經始於丁酉冬十月落成於己亥夏四月爲費白金若干兩有奇耆民某塘長某則董作而効勤者也因附書之

重修二泉書院記

顧憲成

吾邑文莊邵先生建書院於惠山之麓先生沒屬嗣子蔭生與贊壻浙江東陽少尹秦汶共守因肖像其中歲時瞻禮焉煦沒嗣勲勲沒不復能守汶子太學榛蓋併其半之三榛沒屬季子焜得盡併而專守之久而變故百出幾厭涎口伯子茂才秋請以身任址不竟廢觀察虛臺蔡公過而喟然興嗟謀諸邑侯林公新之遂捐賤金百餘兩檄馬丞督其事并葺其家祠家祠責成邵氏而書院獨責之秦向故有分守也茂才君慨然起曰是實在我者之何其獨勤當路乃躬爲經理佐以家貲百金自丁未秋七月始至戊申春三月訖事規制備具頓還舊觀因語余曰秋也不敢忘文莊敢忘蔡公子其爲我記之余憶往高存之輯先生年譜有問先生何以無後未及對今請申其說竊以爲先生之所爲後與世人之所爲後不同何者世人之所爲後有待而先生之所爲後無待也古稱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又其次

立言先生誠心質行表裏嚼如貧賤不爲移富貴不爲
滛威武不爲屈能立德矣由釋褐以至懸車所在惠澤
洽焉教化行焉風紀肅焉典刑樹焉上獲下信闇而彌
章能立功矣簡端錄寤寐聖賢闡性命之精蘊日格子
折衷千古定是非之權衡能立言矣至於今流風餘韻
宛然如在兒童走卒無不知有先生也者是先生之所
爲不朽卽先生之所爲後也余少時聞某省有某督學
行部至某縣閱諸生籍見呂姓者甚多於其入謁命之
曰孰是呂崇正之後列左孰是呂惠卿之後列右一時
俱趨左無右者督學嘆曰崇正有後惠卿無後斯言良
可味然而爲斯言者猶有待也先生則無待也茂才君
又從容言先生嘗于中建李丞相忠定公祠尸祝而俎
豆之以志尚德之思今亦并加重葺庶幾先生欣然惠
顧時時降陟其間卽忠定不孤耳予不覺爽然心開作
曰信矣先生之於忠定也其猶蔡公之於先生也而今
而往爲忠定者無窮則爲先生者亦無窮矣故曰先生
之所爲後與世人之所爲後不同也君以爲何如茂才
君曰而今而知後之時義大也請質諸蔡公當有以復
蔡公名獻臣同安人其爲政也敦尚風教林侯名宰漳
浦人能與公同心以有爲者也法得附書

東林書院依庸堂記

鄒元標

予友顧叔時歸里偕諸君子某某倡學於是闢龜山先生東林故址而搆居焉堂顏曰依庸以書抵友人鄒子爲記意鄒子能悉庸義鄒子謹按庸義有二庸恒也有久而不變之義又平也有適中之義惟中斯平惟平斯常惟常斯不變周三光包萬彙綏九有和萬邦皆是物也易之恒卦剛上柔下震巽相與而取義於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曰常夫抱隋珠和璧者終朝枵腹不如菽粟之一飽也艷山龍火藻者藍縷號寒不如緼袍之蔽體也千奇萬怪洞心駭目不如一庸之悠久也是故人自有生以來目視耳聽手持足行自童稚至老死無異無異即庸也父慈子孝夫義婦聽兄友弟恭或自少或自壯以至於老死亦無異無異即庸也或曰中庸有三達德九經三重之目諄諄詳摯一庸烏足以槩之曰庸斯知斯仁斯勇不庸烏足爲達庸斯達之天下達之國家不庸烏足爲經庸斯爲禮爲度爲文不庸烏足本諸身徵諸庶民於守約而施博者皆庸也庸者何性也聖人順性而行賢人守此性而不失衆人則逃此性而牿亾之今諸君子皆卓然見性能以賢人而學聖人之學然棲遲山林者久不可謂不遯矣無亦有

所悔焉耶曰悔者心有所係吝悔亾者毋意必固我之謂遯之上九曰肥遯無不利無所疑也夫遯而曰肥又曰無所疑是蓋以不知知以不識識指深且遠非眞依乎中庸者其孰能與于此元標束髮向道而疑情隱隱老而彌篤覩無疑之域尚遠敢曰不悔諸君子尚自信而自知之于謹摠總表爲記并係之銘以諗來學銘曰關閩之外學有祖山洙泗淵源吾道以南並拔出群遠宗孔顏流風既遠隱怪是姦緊我碩公力肩正學洎諸君子矣矣先覺東林故區同志不忘顏曰依庸義包元邈淵橋[illegible]即聖門神[illegible]仁者曰仁日用不知是曰凡民下學上達厥惟聖人登斯堂者碩名思義人生泡影浮名斯寄匪鏃且厲刮成偉器從茲竪立愼獨立志

國朝巡撫尚書湯公斌批請續祀道南祠附錄

東林書院龜山先生講學地故當時從祀皆其門人相傳郎忠定南軒象山慈湖之賢猶加稱正蓋先儒之愼如此顧高諸先生皆興復東林同堂講習其祀于東林固宜啓禎以後號東林者幾遍天下其間直節清修力排閹豎扶植綱常者皆可與碩高諸先生爭烈然此可謂之東林黨人而與書院無與也若盡舉當年號東林君子者而人之恐道南俎豆無地可容而其間或有名實不相副者亦無辭以拒之矣爲今日計當倣前人釐正忠定諸先生遺意而爲之亦紹述前賢之一端也且遊此地者要當講求龜山端文忠憲之學想見當日林下敦寅貞修默證而不必于諸先生之學應人應出紛紛聚訟以啓門戶之爭可也仰縣抄送書院仍具文報查繳

明道書院記

鄒元標

明道書院基乃常少玉池史公世業捐而爲都講地始其議者予同年定所俞公暨文石張公任其事者舊令南昌養微喻公顏其堂者中丞臨川周公鼇使曾岳桐城方公也年年諸衣冠至止于斯日新月盛史公以碑屬記其將以元標爲逐隊同至久或有隙乎天下之語道者多矣所道曰明乎明人不敢不當盡世雖有嚮道者如沒于思家未可語到家也有樂道者如芻豢悅味未便語知味也日月有明容光必照倘有纖毫未照亦明之未至也夫子三千之徒日至一日之明也月至一月之明也三月不違紀矣曰不違曰未達一間此一間隱隱疑情未斷可謂之明乎易之乾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御天御天之學周流六虛無一物爲之隔閡始謂之大明嗟乎明可易言哉世之學人以推測爲知以議論爲功以神識爲家宅日紛紛謬謬於塵情中自以爲已得於道其去明也何啻千里不然吾夫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諸先儒親師取友果何爲哉其必真見人生所見天之與我有了與萬形俱敝周三光萬彙者在不可以識識不可以意取不可以言求故一息尚存不容少懈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所以求明

也元標老矣非不欲言知其言之無當故聞公命而執筆逡回諸君子登堂其自念明焉未明耶道何爲耶學問思辨力行果一一力踐耶當必反覆愚言之不欺矣

盲者行路雖蹩躄逡回足淺足深語人以道路之險夷何若然明者必不以其未嘗涉足而漫言也或曰道原自明可以頓悟乎何言之難耶奚不觀之拭鏡者鏡本自明日在几案則昏時時拂拭明體始復盎自明者眞性也有不明者溺于習也故曰習以漸除今以頓悟而墮陷阱中者豈少哉或又曰入而親親長長出而交友信與人忠吾身無愧行足矣世之講學者身有逸行學何必講不知不著不察悉自不講不習中來求友切磋猶不免有逸行況逸居任情自安謂無逸行者是舉世盡生知安行斯人與汨俱入忘其身之波也此吾黨之所閔欲招而之平陸也子程子曰由不明故不行諸君其必有味其言矣公立朝多大節歸里與二三切磋此道足見吾道不孤說者曰三吳屬離當文明之地故多明道大儒惜乎喻周兩公不及覩其成也

重建馬州書院記

陳函輝

書院之名從古未有也自宋開國時創立始所以致其養賢尊士之義其後講學諸儒席以設教勝國因之碁

置林立遂有山長教授諸官以立之師馬端臨有言州邑之學或作或輟不免具文鄉黨之學賢士大夫所建土田之錫教養之規後先相望往往過於州縣其歸功書院有如此然而意實本諸周禮天子並建四司命樂司成專主教事地官學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屬民讀法及祭祀之禮州正各掌其州之政令教治考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而勸懲之下之族師比長閭胥上之鄉遂師大夫莫不然故士語于郊升諸成均或以德舉或以事進或以言揚甚至獻書獻典瞍賦矇誦各自其所以應鞀鐸之求竭蓎蕘之得即不立書院而所爲藏修遊息者有一之不備乎國家兩都並建橋門槐市豐鎬雙標下至郡邑之學鄉遠澄無所不立而一其名于庠序總其事於官師然而中衢之樽待即之鏞隨時隨地有所因創有所肄習於法令皆無所迕無所禁而不虞異日者原氏之議日駸駸及之也其一在萬歷初元納國者惡聞已過輒毀已成其一在天啓末葉逆豹盜權怒室色市搆禍尤烈蓋禁書院必禁及道學識者以其興廢視世隆汚撰諸往轍固無一而不合也靖邑居江海之陬城郭麤峙解宇僅完乃馬洲書院之址巋然獨存原其命名初意若以渥洼天瑞自吳及今泰

山疋練遠縈賢聖之目非蒙莊恢諧所托于塵埃野馬比也若謹其銜轡則王良在途時其芻秣則伯樂來顧騋牝盈桑田之野雲錦在汧渭之間庶幾鱣堂驥渚不廢爲馬廐耳寒山子吏隱此中馬骨轉高而市駿頗急嘗欲畧毛骨去驪黃求所謂日入萬里者而相之既爲之葺學舍闢講堂簾業鼓鐘一時俱飭而燕好居業取諸樂郊平遠耳目清曠之地則孰有踰於斯地者院爲堂若干楹內置別室一祀三功一祀二惠併前中丞滕公畏壘在焉凡建邑繕城開創撫循諸烈咸得血食于中俾出入受事洊聞馨香而益擴從前教養之澤庶幾土木邊豆舉不爲私設乎孔子之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故魯僖頖宮之繕不書於春秋而余亟亟於稱名覈實援其舊而新是規也則自宋元以來廢興之故觸然於心有不容默默而已者後之君子盍思前數賢者同堂侑饗之故即衣冠絃誦三不朽之業係焉奈何而不思永其搆締使無輕墜哉

三節坊記

鄒元標

聖人作易曰順性命之理則無之不順可矣乃又曰易逆數何耶由巽自坎艮而至於坤坎陷也進之而戰則乾矣陰陽數窮萬形凋落造物幾於滅息又進之而坤

以長養爲義天地生生之意使絪緼於不窮葢造化之數以逆而極以逆而養以養而順不逆則其含也不弘而其發也不光且大故逆者順之徵夫造化且不能違況于人乎予于陽羨三節母有徵焉其一爲銀臺吳公達可母屠氏江西僉憲吳公正志之祖母也其一爲封御史湯公鍾壽母王氏御史湯公兆京之祖母也其一爲封御史陳公一經母邵氏御史陳公于廷之祖母也皎皎氷霜天日爲照勁節同遺慶奕爲冠纓蟬聯啓後同帝命斯皇璀璨王綸詔旌同陽羨彈九地耳一時出節朋植餘芳紛蔭凋草木之色而閟川瀆之祥如水難拱璧駢産崑崙之墟亦奇矣粤稽諸古有形捐而後蔑有聞者求與母匹休者未之前聞攷之載籍惟歷聖繫節義可繹思焉節前三爻曰不出戶庭曰不節之嗟悔吝種種三母當日一死酹夫者後二爻曰安節吉而承上道曰甘節吉而往有尚聚順咸宜聖人無一凶辭銀臺侍御今濟濟致身於王家者以之葢三母在險中如一葦洪波罔知攸濟聖人不得不憂其危厲諸君子在險外如虞日融藹百卉皆春聖人不得不嘉其盛際曰上九亦出乎險矣又曰苦節不可貞嘆其道窮何耶曰此聖人嘉其盛追憶其苦節者言也易道尚

變不窮不變不變不通不通不久三母或斷髮毀形或持刃明心或頸血濺地窮矣變矣變斯通通斯久自天佑之吉無不利宜哉三母化逆爲順茹荼如飴以母道而兼父道諸君子順不忘逆殉國忘家以臣道而光子道非源於節者不及此觀風化臣當順境中風勵母行爲天下後世芳瞻不獨徵母儀亦可勵臣節嗟乎吾人參天地光日月惟此眞心耳是眞心者金石不得比堅松栢不得比固不以色奪不以聲移不以世味汨三母有耳不知有聲有目不知有色身若枯株而不知有世味默默獨全性命之精使爲偉丈夫任道履危其深造建豎不知何似吾儕覩斯坊嵬峩當翼而趨俛而思同日享百順得母有蕞孽慝者隱伏其門而困窮拂逆中吾與性命安在有逆而能順順而養且盛出坎而入於坤則斯坊助流風化良不淺鮮三母弁髦生趣安有干載一樸有無何得重輕元標寧以世間語爲母頌承諸君子遠命爲紀聊爲發其大致以覺世之具有眞心者諸公名姓及落成日月另立碑陰

開府徐公創立學田記

董其昌

粵稽三代盛時自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乃其犂然可述者惟尊賢養老之典而羞服匪頒于學則不經見

豈其田以井授而百畝常制外又有餘夫之田故俊秀咸得以自給而心不亂營三代之英所由卓絕於千古也自田不井而士多患貧彼簞瓢屢空惟賢者樂而安之中材一值窮愁即挫志變節皇皇於功利之趨夫心雜於刃利猶冀輸忠殫赤有所建立於國家此必不得之數也故蒿目憂士習者在曲體其患貧之心以專其志而吾儒之效可幾而覩焉我朝右文圖治庠序星布于寰區而三吳人文獨甲于天下開府徐公建牙南土初下車首崇儉約以立準標既思職在拊循要在賑窮而周急士首四民而家每無常業其間有艱薪火者有曠婚姻者有急喪葬者吾甚念之計非學田之設不可會上之御極四十年游聖閎餘殃六千一百兩有奇公曰易田之制也於是而其議於直指使薛公直指使薛公事既竣報其成于直指使薛公僉曰善公遂分惠于三吳而數有多寡視弟子員數以為差靖江給銀一百兩公猶曰惠未徧也令有司參方設處以廣其仁昔署府事王司理下其議縣令朱慨然有志從多田價中設處銀四十五兩其易田七十一畝零每歲輸課之外餘米麥四十七石有奇沿坵履畝親自踏勘悉皆膏腴而濱水近海者不與焉此惠徧靖江士咸嘉賴之世世頌休德矣公又

慮久而無稽令立石於學以示信朱以余有師生誼屬余爲之記余謂易田贍士開府之特恩也砥行立名章縫之特操也開府威德並行江海肅瞻業舒天子南顧之憂矣而其軫念孤寒肫肫若是者予于是有厚望焉多士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誦法孔氏孔氏稱君子憂道不憂貧誠飽以仁義嫺以禮樂酬以經史富貴浮雲貧賤終身斯無媿于孔氏之徒如土苴性真耽悅世味與時浮沉而漫無表見是湮沒而不聞也奚以名士名之不副其若制田之初意何吾願多士默體作養盛心砥節礪名以無忝于士類其百世而下嘉開府之明賜是爲記

國朝

靖江文興壩記

鄭重

山水之勝必于人乎覓之以發其奇崛浩曠紆廻盤曲之靈又必于聚都邑滙朝京有以道之使達復有以挽之使留而後奇崛浩曠紆廻盤曲之氣始得藉地以鍾其祥焉此開河之後所以急急于築壩者非無說也從來建都立邑度形勝于山者什之三度形勝于水者什之七而水之鍾地靈挺人傑比之于山爲功亦居多靖邑之地結脉于水者也江心擁沙漸而成邑又漸而接

壤泰阜其結脉愈厚而其發源亦愈遠西北之水淵自淮徐以南道經泰阜奔瀉千里而來無以道之則泛濫爲災有以道之則一往無際從前司牧與合邑父老諮商籌畫與水利議築壩蓋已數十年不能決矣予下車即有志于此然而未暇也以泰阜之水不得達江一遇共潦陡發輒以隣爲壑靖民爭之界上荷鍤相持若防敵然至丁未年始有開河之舉予與泰興令李君躬行田間相度地勢遠近濬邑東之渠通中河者三通江者二濬邑西之渠通中河者二通江者一靖捐地兩邑計畝償其值役夫萬餘人不累月而五河告成三邑沾利此別有記不具載也五河濬矣兩邑之水咸得就道以往南江矣支派既多則狂瀾自息灌溉歌而旱澇不虞舟楫通而農民稱便議者謂正旺氣鍾聚之日以徵人文蔚起之盛則築壩之功誠不可不急謀于開河之後者也蓋邑西之水直從坤申方南注入江也違帝旺遠堂之法于縣爲不利今築壩以障之且建文昌閣于其上俾辛申之水南遶城濠折入辰方而出此堪輿家所謂三合之水法也然前人謀之數十年無定局予欲一旦告厥成功焉寧獨不揺于紛呶之口而毅然以行之歟誠以邑西之水丁墅諸圍蓄洩之利也向由大瀾港

出入潮近而行迅團民便之今築壩則水勢紆廻數里轉入東城始得達江旱不足資桔槔一遇水澇則壅閼爲患須臾魚遊于田則聚衆操畚決其堰而洩之此數千年以來所以旋築而旋廢者坐此故也長民者寧不能以力制哉然欲興一邑之利而深貽一方之害非司牧者之心也乃于壩之西復濬一轉河瀉西北之水遶出壩外以入于江今而後丁墅各團之水害除而築壩之利亦可以永興矣然而議者猶以轉河之水勢必仍從大瀾港入江是虎口猶未免張吻也復于南閘口稍循橫溝廢址議開帶水透迤曲折東之使趨東閘且使邑東之水向之直瀉而入江者亦復遶城濠會帶水以出縈廻環抱曲折有情此如賓筵欲散歌板方寂主人忽出而留客投轄張燈聲樂重作一往黯然離別之色頓復留連歡洽不忍遽捨而去其情景爲何如也此築壩之事謀之數十年無定局而予得以一旦告成功者賴有此耳壩成名之曰文興予願邑之人士登斯閣也流覽乎山水之勝而知其奇崛浩曠紆廻盤曲之氣非地無以鍾其祥而非人亦無以憑其靈焉則此壩之成不幾爲斯邑挽千百年文運之盛也乎是爲記

王元烜

亦氷堂記

水沍寒而爲氷其外堅確其中瑩潔其氣嚴肅栗洌而不可觸水流而氷止有守義焉君子曰是可通乎政矣葢不堅確者易以撓不瑩潔者易以汶不嚴肅栗洌者易以犯氷之義通乎政非徒然也昔歐陽公守滑州顏其堂曰氷堂夫公以文章功業卓幟千古惟能堅確其外瑩潔其中嚴肅栗洌其氣故爲文廉而辨清而沉其立朝也剛勁勇爲是非別白誠有得于顏堂之義以貞其素履者與余少好讀公文既竊慕其爲人家長垣距滑百里而近每至其地則思公之所謂氷堂者然考之邑志詢之故老則已付諸荒烟蔓艸而不可復睹矣康熙庚午冬余來涖蘭陵其邑爲江南要衝簿書之督促足以掎扼我守錢穀之繁沓足以眩惑我守人民之嚚頑刁悍又足以姦欺撓亂我守非僥僥而防嚴凜凜而洌洌殆不能以行吾意也氷堂之義則尤可思矣乃自題退食之堂曰亦冰冰然吾能堅確而不撓其能瑩潔而不汶與能嚴肅栗洌而不可犯與非敢以爲能也志勉焉而已或者曰磽磽者易缺皜皜者易涅凜凜洌洌而不可以久君亦何取于此曰是殆泥於氷而不通其義也夫氷水之凝也水之大者江湖河海其小溪瀆溝澮均可以資灌溉潤萬物則羣然賴以生至沍寒而爲

氷磽磽而皜皜凜凜而洌洌斯又天地之爲用而非水之性也洎乎渙然澌泮則資生灌溉者猶是矣苟徒執象以求其爲氷也不亦局乎余即不得渙而爲江湖河海亦豈不得爲溪瀆溝澮之用乎子徒見氷之爲氷而不知氷而水者之爲用無窮也歐陽公爲其大而余爲其小安在溪瀆溝澮之不可氷而氷而氷也哉然終未敢以爲能也志勉焉而已爰爲記而勒諸東壁後有同志者其共勉諸

先賢商子須昌侯祠記

王元炘

祀典凡先賢專祠有禴祭者皆因其子孫既爲祖考立廟又請于禮官故得秩祀不特爲其子孫者得盡報本返始之意而所以崇理學興教化有關于風俗人心者匪淺鮮也獨晉陵商氏有先賢須昌侯專詞春秋祀典至今闕焉嘗考孔門七十二賢商氏有二商子鄭平侯諱澤字子季魯人禮殿圖躋之曾氏子輿之右而僅列姓名其生平言行俱未詳商子須昌侯諱瞿字子木亦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受易于孔子年三十八歲未有子孔子爲之筮曰逾四十當有五丈夫子果如其言亦爲孔子玩易曰子有聖智而無位孔子於是歎曰天乎命也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又語梁子叔

魚俾不棄其室亦得嗣須昌侯之生下言行其大畧葢如此又考蜀志云先賢生於瞿上爰名瞿葢蜀人也或長而遊學東魯因占籍焉故家語史記皆繫於魯而歷代從祀聖廟東廡第四而晉陵孟瀆之有專祠何也葢宋南渡時須昌侯子孫散居淳安晉陵雲陽間越之淳安葢明三元文毅公輅其裔也若晉陵雲陽一派自元介蹊公琦以省試第一殿試第三入中秘由雲陽徙居晉陵爰立家廟於孟瀆之水塔口以祀始祖須昌侯譜牒亦公手撰後人固當以介蹊公爲繼別之宗而公第三子光輔始居水塔口則當爲繼禰之小宗顧不必別立宗祠者爲專崇始祖須昌侯以冀祀典之光也其長子光庭一支居雲陽之五庄次子光祖一支居晉陵之溫聖皆去水塔口十餘里而近禮曰繫之以姓而勿別綴之以食而勿殊則所謂尊祖敬宗收族之義胥於是詢焉余涖茲土嘗過其祠見其榱桷崩坍風雨侵剝俗人心者衰敗至此曾不若二氏之宇及諸淫祠競施金錢輝煌丹雘祭賽禱祀之無已時也亦獨何哉今朝廷右文重道崇尚理學於周程朱張諸先儒御書祠匾表章榮寵春秋祀典厥有司存況須昌侯親

炙聖門倡明易學者乎爰是申請各憲臺爲舉春秋秩祀以光專祠之饗併薄田俸資修復其舊觀匾曰洙泗易宗而倡義振興者誰商氏子孫鼎錯鼎錕諸耆士也奉祀者誰孝子慈孫商之璉先賢六十七世嫡裔也遂爲之記勒諸石以爲不朽